

認真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

(第二集)

一九七一年三月

毛主席語錄

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綫方面的教育

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对立統一規律是宇宙的根本規律。这个規律，不論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們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統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

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統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运动和变化的过程。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目 录

認真讀書，努力改造世界觀

..... 《紅旗》杂志短評 (1)

“合二而一論”是复辟資本主义的反動哲学

..... 中央党校革命大批判写作組 (5)

用唯物辯証法認識矛盾和解决矛盾

..... 人民解放軍武汉部队某部七連党支部 (24)

讓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在干部和群众中扎根

..... 浙江省江山县新塘边公社
勤儉大队党支部书记 姜汝旺 (32)

学好毛主席的哲学思想，自觉地改造世界觀

..... 天津市第二毛紡織厂老工人 李长茂 (42)

在支左工作中學哲学用哲学

..... 解放軍某部 邢希礼 (49)

活学活用毛主席哲学思想 提高两条路綫斗争覺悟

..... 中共江苏省江宁县委書記 华子泉 (58)

認真讀書，努力改造世界觀

《紅旗》雜誌短評

我們黨的高、中級幹部，在領導廣大群眾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鬥爭中，擔負着重大的責任。高、中級幹部如何認真讀書，刻苦地學習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努力改造世界觀，進一步提高執行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自覺性，這是我們黨思想建設的最根本的問題。

“要認真讀書”（《整頓黨的作風》），是偉大領袖毛主席對黨的各級領導幹部的一貫教導。早在三十多年前，毛主席在針對叛徒王明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所作的《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的報告中，就特別強調中央委員和高級幹部應當加緊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毛主席指出：“在擔負主要領導責任的觀點上說，如果我們黨有一百個至二百個系統地而不是零碎地、實際地而不是空洞地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同志，就會大大地提高我們黨的戰鬥力量，並加速我們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工作。”一九六四年，正當我國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激烈搏鬥的時候，毛主席針對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的復辟資本主義的陰謀活動，着重指出：“要教育幹部懂得一些馬列主義，懂得多一些更好。就是說，要搞馬列主義，不搞修正主義。”在我們黨發展的重要歷史關頭，毛主席發出的要加強理論學習的

号召，为我们清算“左”右倾机会主义、争取革命事业的更大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弄懂弄通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才能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中，识别和抵制王明、刘少奇一类的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排除右的、“左”的错误倾向和错误思想的干扰，坚定不移地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今天，我们重温毛主席的这些伟大教导，更加感到亲切。毛主席指出：要在全党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我们一定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认真读书，刻苦学习，继续提高路线觉悟，真正把毛泽东思想学到手，以期不辜负毛主席和党中央对我们的要求和希望。

当前，高、中级干部带头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自觉性有了很大的提高，学习制度已经普遍建立，认真读书的空气越来越浓了。这是一种很好的现象。我们应当把它坚持下去，决不要松懈。只要认真并且坚持，就一定会有收获。毛主席在《实践论》这篇光辉著作中教导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理论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充分地表现在列宁说过的一句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然而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坚持认真读书，从本质上来讲，就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章程》），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我们应当从这样的观点来认识学习的重要性。

毛主席在《学习和时局》一文中说：“为了争取新的胜

利，要在党的干部中间提倡放下包袱和开动机器。”这次学习运动，我們也应该这样办。

“开动机器”，就是“要善于使用思想器官”。为了学懂学通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学习中要用气力思索，用脑筋想問題，努力理解事物的本质。学唯物论和辯証法要用气力，“不用气力就会滑到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方面去”。我們要发揚多想苦想、刻苦鑽研的精神，克服学习上的困难。对毛主席的著作和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些基本著作，要根据少而精的原则，反复学习，深刻領会，不能滿足于一知半解。要带着思想和政治路綫方面的問題学，通过自己的思索和集体的討論，在解决問題的过程中，学会分析的方法，养成分析的习惯。我們一定要学通毛主席的哲学思想，使辯証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真正成为我們改造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的强大武器。

認真讀書，开动机器，还表現在坚持毛主席历来倡导的“理论和实际相联系”的学风；即运用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場、观点、方法，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中发生的实际問題，包括思想問題，作出科学的解釋，給以理论的說明，促进理论和实践的統一。这是一个繼續加强无产階級党性的問題。毛主席在延安整风时曾經指出：“我们应当说，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統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改造我們的学习》）理论和实践相脱离，是資产階級唯心主义的世界觀，是“左”、右傾机会主义路綫的認識论根源。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性，是以它的階級性与实践性为特征的。要坚持馬克思主义的党性，就要坚持理论和实践統一的态度。把讀書和使用割裂开来，言行不一，甚至說假話，

这是资产阶级的坏学风，必须坚决反对。

認真讀書，認真思索，要同革命大批判結合。毛主席教導我們：“有比較才能鑒別。有鑒別，有鬥爭，才能發展。真理是在同謬誤作鬥爭中間發展起來的。”（《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馬克思主義的發展是這樣，學習馬克思主義也必須是這樣。這就是說，要進一步掌握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武器，在批判資產階級、批判修正主義和肅清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余毒的鬥爭中，進行學習。這種學習，可以使我們領會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精神實質，更深刻地理解毛主席革命路線的正確。同時，也可以使我們從反面受到教育，提高鑒別真假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和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能力。不經過這種深入的革命大批判，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就不可能在我們頭腦里深深扎根。

放下包袱，就是說，“我們精神上的許多負擔應該加以解除”。唯心論、形而上學的观点，驕傲自滿、固步自封等脫離群眾的錯誤思想，都是在大好形勢下，阻礙我們繼續革命的包袱。不少同志在革命鬥爭中積累了一個方面或幾個方面的經驗，這是很寶貴的。但是，如果對這些經驗陷入盲目性，看不到任何正確的經驗都是毛澤東思想同人民群众的革命實踐相結合的結果，認為不需要再學習理論和歷史，不需要再向群眾學習，不需要再研究發展着的三大革命運動，只要“吃老本”就行，也會成為繼續前進的包袱。“檢查自己背上的包袱，把它放下來，使自己的精神獲得解放，實在是聯繫群眾和少犯錯誤的必要前提之一。”（《學習和時局》）為了放下這些包袱，必須用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方法，總結

經驗，把做对的事提高到理論上來認識，對錯誤觀點進行分析和批判，並听取群眾的意見。我們越是把理論與實踐密切結合起來，把領導和群眾密切結合起來，便越會提高改造世界觀的自覺性，便會有決心、有標準拋棄那些違反毛澤東思想的錯誤觀點，便會更好地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和政策。這樣認真地學習理論、路線，批判修正主義，自覺地改造世界觀的運動，就是毛主席歷來提倡的、作為我們黨的優良傳統的普遍的馬克思主義的教育運動，即整風運動。

黨的高、中級幹部，是貫徹執行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帶頭人，學好用好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就能影響一個地區或一個部門的全局，進一步促進無產階級專政的鞏固。因此，高、中級幹部在理論聯繫實際方面，應當對自己有更高的要求，做出榜樣。我們一定要把這次學習運動堅持下去，在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黨中央領導下，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完成黨的“九大”和九屆二中全會提出的各項戰鬥任務。

（原載《紅旗》雜誌一九七一年第二期）

“合二而一論”是 復辟資本主義的反動哲學

中央黨校革命大批判寫作組

偉大領袖毛主席指出：“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事物的矛盾法則，即對立統一的法則，是唯物辯證法的最根本

的法則。”（《矛盾論》）毛主席這一科學論斷，深刻地揭示了事物的客觀規律，精辟地闡明了唯物辯證法的精髓，是無產階級和革命人民進行階級鬥爭、生產鬥爭和科學實驗三大革命運動，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銳利武器。

光輝的一分為二的思想在人民群眾中的廣泛深入傳播，引起了國內外階級敵人的極端仇視和恐懼。一九六四年，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指使他在哲學界的代理人、叛徒楊獻珍挑起了一場關於一分為二和“合二而一”的激烈論戰。這是當時國際國內尖銳複雜的階級鬥爭在意識形態領域里的反映。鬥爭的實質，歸根到底，就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鞏固社會主義制度，還是取消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制度的問題。

以偉大領袖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直接領導了這場哲學戰綫上的重大原則鬥爭。廣大工农兵、革命幹部和革命知識分子以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為武器，對劉少奇、楊獻珍的反動的“合二而一論”展開了批判，使他們在一分為二革命辯證法面前遭到了可恥的失敗。

“合二而一論”是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綫的理論基礎，它曾經滲透到政治、經濟、思想、文化、藝術等各個領域。史學領域中的“讓步政策論”，文學領域中的“時代精神匯合論”、“無衝突論”、“中間人物論”，以及楊獻珍拋出的“綜合經濟基礎論”，都是“合二而一論”的具體表現。為了肅清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綫在各個領域的余毒，我們必須進一步批判劉少奇、楊獻珍一類政治騙子的資產階級唯心論和形而上學，批判反動的“合二而一論”，用毛主席的哲學思想武裝我們的頭腦，認真改造世界觀，提高

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自觉性。

“合二而一論”是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反动

当反动的“合二而一论”受到批判时，叛徒楊献珍无耻地狡辯說，搞出一个“合二而一论”，是因为“脱离了政治，脱离了当前的斗争形势”①，是“随意抓来，胡乱使用”的②。这完全是欺人之谈。

无数事实证明，这个早就跪倒在国民党反动派脚下出卖灵魂的楊献珍，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每个关键时刻，都在刘少奇的指挥下跳出来，从哲学战线上向党发动进攻，疯狂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妄图用“合二而一”的反动世界观来改造我们的党，改造我们的国家。

一九五二年，楊献珍就炮制了臭名昭著的“综合经济基础论”，宣扬社会主义经济同资本主义经济“合二而一”，为刘少奇的“五种经济合作，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发展资本主义的黑网涂上理论色彩。一九五八年，楊献珍别有用心地大叫大嚷要“利用矛盾的同一性”③，含沙射影地攻击我们党“只讲对立面的斗争，不讲对立面的统一”④为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提供哲学根据，对抗毛主席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部伟大著作。

一九六〇年到一九六二年間，刘少奇反革命集团紧密配合帝、修、反的反华大合唱，策划了自上而下的反革命复辟活动。这时，楊献珍象条疯狗一样，东奔西跑，到处散布他的反动哲学，更加猖狂地反对毛主席的光辉哲学思想。楊献珍胡说什么对立的统一就是“共同点”，叫嚷什么我们同美帝

国主义有“共同点”⑤，同现代修正主义只是“同中之异”⑥，明目张胆地要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合二而一”。

毛主席最早察觉了刘少奇一伙反革命阴谋的危险性，反复告诫全党、全国人民要警惕出修正主义。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更加完整地提出了我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在毛主席英明领导下，我们党加强了对一分为二革命辩证法的宣传和教育，广泛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同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进行了公开论战，给国内外阶级敌人以沉重的打击。但是，所有这些警告和斗争，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刘少奇、杨献珍一伙的反革命本性，他们急不可待地要复辟资本主义。杨献珍煞费苦心地从明代封建文人方以智的《东西均》一书中找到了“合二而一”这个词汇，如获至宝，用来概括刘少奇一伙的反革命哲学。在刘少奇的走狗林彪的扶持下，杨献珍在原高级党校的讲坛上公开贩卖“合二而一论”，暗地里还咬牙切齿地咒骂一分为二是“打人的哲学”。在杨献珍的授意下，他的门徒写成了宣扬“合二而一”的文章，由他修改定稿。一九六四年，经过一番精心策划，在一阵反革命的紧锣密鼓声中，反动的“合二而一论”终于抛到了社会上。

列宁说过：哲学上的斗争，“归根到底表现着现代社会中敌对阶级的倾向和思想体系”。（《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合二而一论”的出笼，在国际上是适应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颠覆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的需要，在国内是适应资产阶级反革命复辟的需要。它是为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服务的御用哲学，是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反

动。楊献珍企图以什么“脱离政治”、“随意抓来，胡乱使用”之类的鬼話，来掩盖“合二而一论”反动的阶级本质和政治目的，是騙不了任何人的！

“合二而一論”是彻头彻尾的資产階級 唯心論和形而上學

一切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为了反对馬克思主义哲学，总是拚命抹杀唯物论和唯心论、辯証法和形而上学的界限。叛徒楊献珍在販卖反动的“合二而一论”时，正是采取了这种卑鄙的反革命伎俩。他竭力把“合二而一论”打扮成辯証法，胡說什麼“合二而一”同一分为二是“一个意思”⑦。这种魚目混珠的手法，絲毫也改变不了一分为二同“合二而一”的根本对立。

列宁曾經指出：“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辯証法的实质。”（《談談辯証法問題》）“可以把辯証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辯証法的核心，可是这 需 要 说 明 和 发 挥。”（《黑格尔“邏輯学”一书摘要》）

毛主席在《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等重要哲学著作中，进一步发展了列宁的这一偉大思想。毛主席說：“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毛主席提出的一分为二的思想，最深刻、最簡明地概括了对立統一規律，抓住了唯物辯証法的核心。

按照一分为二的观点，任何事物都包含着矛盾。矛盾着的两个方面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无论是自然界、社会或人们的思想，都充满着矛盾和斗争，而不是“合二而一”。没有矛盾，就不成其为自然界，不成其为社会，不成其为人们的思想，也就没有世界。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并贯穿于过程的始终，推动事物的发展。矛盾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这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

把一分为二的观点贯彻到社会主义社会，就是要承认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要解决这些矛盾，必须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还会有矛盾，充满着新与旧、先进与落后、正确与错误的斗争。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会是这样。”只有坚持并运用这种观点，指导革命实践，才是彻底的辩证唯物论者，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战士。否认一分为二，就是否认矛盾的普遍性，就是背叛唯物辩证法，在政治上就必然背叛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合二而一论”的要害，就是那个“合”字，就是融合矛盾，取消斗争，反对革命，从而把无产阶级“合”到资产阶级那里，把马克思主义“合”到修正主义那里，把社会主义“合”到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那里。这种反动透顶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同一分为二的世界观是水火不相容的。我们必须彻底驳掉杨献珍为维护这种反动世界观而制造的各种诡辩。

駁“共同要求”論

楊獻珍喋喋不休地說什麼矛盾的同一性就是“共同點”、“共同的东西”⑧。他歪曲列寧關於矛盾的同一性的論斷，胡說：“辯證法範疇的同一性”，就是“找到一個共同的要求”⑨。

讓我們來看一看偉大的列寧是怎樣說的吧！

列寧指出：“辯證法是一種學說，它研究對立面怎樣才能夠同一，是怎樣（怎樣成為）同一的——在什麼條件下它們是同一的、是相互轉化的，——為什麼人的頭腦不應該把這些對立面當做僵死的、凝固的東西，而應該當做活生生的、有條件的、活動的、互相轉化的東西。”（《黑格爾“邏輯學”一書摘要》）請同志們注意：列寧在這裡講的矛盾的同一性，哪里有一絲一毫“共同點”、“共同要求”的影子？楊獻珍胡說什麼列寧所講的矛盾的同一性就是“共同要求”這完全是造謠誹謗。

毛主席在《矛盾論》中精辟地解釋了列寧關於矛盾的同一性的思想。毛主席明確指出：“一切矛盾着的东西，互相联系着，不但在一定条件之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而且在一定条件之下互相转化，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全部意义。”

毛主席的教導，清楚地告訴我們：矛盾的同一性的第一種意義，就是矛盾着的雙方在一定條件下的互相依存。例如，在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人民大眾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之間，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各以同自己對立着的方面為存在的前提，共處於一個統一體中。對於矛盾的同一性的第一種意義，只能作這樣的理解，而絕不容許象楊獻珍那樣歪曲為“共同要

求。难道被压迫的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之间是因为有什么“共同要求”而互相依存的嗎？当然不是。即使民族资产阶级在一定时期中参加民族民主革命的統一战綫，同无产阶级之間有一定的反帝反封建的共同要求，但这也絕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对矛盾的同一性。当我们談到这种共同要求时，是把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作为矛盾的一方，同以三大敌人作为矛盾的另一方对立起来說的。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作为矛盾的双方來說，他們是剝削和被剝削的关系，各自的要求是根本不同的。

毛主席还強調指出，矛盾着的双方不是互相依存就完了，更重要的，它們在一定条件下还各向着同自己相反的方面轉化，向着自己的对立方面所处的地位轉化。这是矛盾的同一性的第二种意义。我們党领导中国人民几十年来的英勇奋斗，正是为了創造条件，促成事物的轉化，达到革命的目的。例如，經過新民主主义革命，使长期被压迫、被剝削的人民大众轉化为国家的主人，压迫和剝削人民大众的三大敌人被彻底打倒。經過生产資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使农业和手工业的个体所有制轉化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工商业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轉化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叛徒楊献珍則千方百計地反对这种革命轉化。他那种反动的“共同要求”论，說穿了，就是要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永远处于被剝削、被奴役的悲慘境地，讓帝国主义和地主资产阶级永远騎在他們的头上作威作福。

楊献珍从他反动的“共同要求”论出发，竭力抹杀我們党同彭德怀反党集团之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綫斗争的实质。他說：“一九五九年、在廬山会议上进行了反对

右傾机会主义的斗争，这不是两条道路的斗争。”还说：党内两条路线“都是走社会主义的”。⑩把这话说明白点，就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德怀也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毛主席明确指出：“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

叛徒楊献珍公然反对毛主席的指示，为彭德怀反党集团辩护，这并不奇怪。楊献珍本来就是彭德怀“军事俱乐部”的一員干将。在我们党召开庐山会议之际，彭德怀在山上，楊献珍在山下，上下呼应，一唱一和地猖狂攻击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似乎要把半个庐山轟倒。党的八届八中全会揭露了彭德怀一伙的反革命罪行，楊献珍却为其鳴冤叫屈。一九六二年，他又和彭德怀互相勾結，大搞反革命翻案活动。这就充分証明：楊献珍和彭德怀之間的确确有“共同要求”，那就是共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反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偉大領袖毛主席深刻地指出：“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主席这个科学论断，一針見血地揭露了刘少奇、楊献珍之流的反革命真面目，击中了他們的所謂“共同要求”论的要害。

駁“不可分离”論

楊献珍不厌其煩地宣揚什么对立面是“不可分离的联

系”^⑪。他还胡說：学习辯証法，就是“要学会把两个对立的思想联系在一起的本事”^⑫。这是对唯物辯証法拙劣的篡改。

唯物辯証法認為，事物的本性，就是事物內部的矛盾性，可分性。恩格斯曾經指出：“辯証法根据我们过去的自然科学实验的结果，证明了：所有的两极对立，总是决定于相互对立的两极的相互作用，这两极的分离和对立，只存在于它们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联系之內，反过来说，它们的相互联系，只存在于它们的相互分离之中，它们的相互依存，只存在于它们的相互对立之中。”（《自然辯証法》）这就是說，不能离开对立面的斗争性和可分性来談对立面的联系。对立面的斗争，必然引起相互联系的破裂，引起統一物的分解，使事物发生性质的变化。因此，对立面的相互联系是有条件的，相对的，而可分性則是无条件的，絕对的。

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那样：“在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统一体总要分解为不同的部分，只是在不同的具体条件下，内容不同，形式不同罢了。”（《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傳工作会议上的講話》）世界上沒有一样东西是不可分的。客觀事物的发展，一次又一次地戳穿了形而上学者所謂事物不可分割的陈腐观念。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过程中，不就产生过各种反馬克思主义的新老修正主义派別嗎？在我們党的发展过程中，也出現过叛徒陈独秀、王明的“左”右傾机会主义路綫，以及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綫，正是在同这些錯誤路綫的斗争中取得了偉大的胜利。所以，革命的“分”，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它促进人們思想觉悟的提高，促进革命人民的团結，推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发展，推动社会的前进。楊献珍閉口不談矛